

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

侍桁譯

日本 林癸未夫 著

（這篇原文是載在一九二六年之新潮第九號。原文本分三段：一，什麼是個人性與階級性？二，科學底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三，哲學底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現在譯下來的只是其中之第一段。這篇文字在兩年前本早讀過，但是那時未曾留心；最近國內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學鬧得很了，好像認定了文藝是有階級性的，但一讀起他們的文字，看他們是說不清道不明，使人可氣可笑，而又可憐。我在文藝上本是沒有主義的——我也不懂什麼是主義，我只知若讀一篇文字，它能讓我明白並且不使我生疑問，我不管牠是什麼主義，都肯領受的。我相信林癸未夫先生這篇文字，至少是讓人明白而中聽，我希望在國內專門嘍囉「無產階級的文學」與「個人主義的文學」諸君，能犧牲幾分鐘的功夫把這篇文字讀一讀。——譯者。）

(1)

Bourgeois (布爾喬亞) 或 Proletariat (蒲羅雷踏利亞) 這樣底字，使用的時候都有兩

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

(2)
種意義。其一是含着「階級」的意味，其二是含着「階級成份之一個人」的意味。現在我在這裏凡是用于含着階級的意味的時候，我用「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凡是用于含着個人的意味的時候，我用「有產者」與「無產者」。

我在這裏當要解釋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之前，必須有一件事先要講明的，便是這兩個名詞的意義。所謂「個人性」是說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性格，生活，運命，或事件是關於特定的一個人的，這個特定的個人是有產階級也罷，無產階級也罷，或是什麼產階也罷，我們暫且不問。再換一句話說，凡是借着某種事件，所暴露出的性格，所展開來的生活，所推移着的運命，是以個人為特徵，而不以階級為特徵的，像這一類的東西，我們管牠叫作「文學上的個人性」。

所謂階級性是說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性格，生活，運命，或事件，是有關於特定的一個階級的，是表現出階級之特徵來的。當然，他們的性格也罷，生活也罷，運命也罷，也是從一個人或是從一個團集而表現出來。然而在這時候不是只給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團集一種觀照與批判算完了，而是把他們所屬的階級之特有的性格，生活，運命，觀照出來，批判出來。在這種情形下，描寫個人，只是為描寫一個階級的方便而已。像這一類的東西，我管牠叫作

「文學上之階級性」。

一篇小說也罷，一篇戲曲也罷，作家把自己所選定的一個人或是一羣人，要隨心所欲地任意驅使，然後才能製作出來，這是文學上必然的方法，必然的形態。可是被作家所驅使的這些人物的性格，思想，道德，感情，運命，事件——總而言之他們的生活，與階級的差別一點沒有交涉，只是以一個人或是一羣人爲本位而描寫，作家的用意與效果，也只是想表現出一種超階級的人性，在這種時候，我們應當管牠叫作「個人性的文學」。若與此相反，把一個人或一羣人的生活，依存在階級的差別上，把那種離開階級的差別而不能有的生活，表現出來的時候，我們應當管牠叫作「階級性的文學」。當然，個人性的文學上，作家所驅使的人物，往往是有產者，往往是無產者，然而這些人物生活的「外形」，都似有產者的樣子，這也是必然的結果。然而在小說與戲曲這類文學上面，因爲一種不可避免的慣例，就從作家的用意上着眼，從效果上着想，也不是把有產者只當作有產者那樣寫，無產者只當作無產者那樣寫，而却是要表現他們的共同的人性。然而這種借着個個的性格，境遇，事實，而顯示出來人性的特殊相，這種文學，是屬於個人性的文學。

然而階級性的文學與此不同了，作家所驅使的人物，應當要總是一個人化的階級」才

(4)
行。這樣底人物，要在一個人類的本能，思維，意欲以外，而還非有一個階級成份的特殊底思想，道德，感情不可。舉例看，如同一個無產階級者，在我們承認他是個無產階級者之前，我們必要承認他是個人，當然他也有超階級的人性，可是我們無論怎樣巧妙描寫出他的人性來，這絕不能算作階級性的文學。若在描寫人性之上而更加以無產階級成份的特殊底思想，道德，感情等，表現在文學作品裏，這時才能叫作階級性的文學。

我在前一篇文章裏（新潮一九二六年八月號所載之「論Bourgeois文學與Proletariat文學之本質」），屢屢使用「布爾喬亞的生活」與「蒲羅雷踏利亞的生活」這樣底名詞，所謂布爾喬亞的生活或蒲羅雷踏利亞的生活，它們的區別，是在個人的生活與階級的生活的兩面上。既然說是個人生活，當然也是生在社會裏的，並沒有孤獨生活的意義，它的意思是超過階級之差別的一種社會生活，個個人的生活，當然跑不出兩面，有的是有產者，有的是無產者。然而決不是說因為他是有產者或因為他是無產者，而他生活的全部，便全被封鎖在階級差別之內。這樣底理由是什麼呢？因為一個人，你無論是有產者也罷，無產者也罷，而他總是一個人的，並且也同樣地是生存在一個大社會裏，所以在他的階級成份的特殊生活之外，而仍有一種社會成份的共同生活存在着。假若有產者之與無產者，如同犬之與猿似地，在動

物學上他們有了種類的差別，這是沒有方法了，然而既然都是同種的人類，他們之間一定有一種共同的人性是超過階級之差別的。並且若是他們同屬於一個民族，或是生存在同一的國家裏，他們一定必同有一種民族所特有的生活相，而且還非要受着固有的傳統，道德，思想，感情所支配不可。只在這一點上，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幾乎是無差別的。從此看起來，無論他是有產者，無論他是無產者，他們生活的基本，是在較階級的差別而更深更廣底一個民族或國家之中的，所以他們的思想，道德，感情，他們的體質，言語，風俗，也同樣地是超階級的本然社會所賦與的。他們人類的全生活相，同是這個本然社會的那種綜合的社會組織的制律所形成的，所謂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生活，也不過是人類的全生活相的一部份所造成的特殊相而已。具體地講起來，由資本主義的特殊底經濟組織——這一點若從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悠長底歷史看起來。也不過僅是一時代之特色而已。——所漸制成的現代人，只是因為他們經濟生活上的特殊相之不同，他們或是屬於有產階級，或是屬於無產階級，然而那離開經濟生活的各種生活——例如，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等等之各種生活。是存在于資本主義支配之外的，所以這是超越有產或無產之階級差別的。

當然，人類的生活，在內部是因為要保持着一個有機的統一，所以管理這各種生活的組

(6)

織——例如，思想組織，道德組織，感情組織等，因為經濟組織而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是不能否認的；因為受經濟組織的影響，而特殊化了的，思想，道德，感情等，說這便是階級性，也一點不錯。然而在他方面講，那種沒有階級性的。全社會的，普遍的，思想，道德，感情之組織，在經濟組織之上加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把那種階級的東西吸入于普遍的東西之內，這種作用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總而言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樣大底本然社會裏，所有的組織都是相互影響的，在這種相互影響的無限複雜底交錯之上，造成「一個性格」，成立「一個生活」。性格這個名詞，是說在「一個人格」上的那種統一的思維及意慾；生活這個名詞，是說在「一個人」上那種綜合的感覺及言動；所以這樣講，資本主義快不是一個性格，或一個生活所能製成的。換而言之，在一切的有產者及無產者的階級生活之外，還有一個更廣大底社會生活之領域呢！

說到這裏，我之所謂文學上的個人性與階級性的區別，我相信已經是很明白了。總而言之，所謂個人性是說超越了階級的一個人的本質的生活相；所謂階級性者，是說在階級生活之領域內所發現的一種特殊底生活相，所以批判前者或觀照前者的文學，名之曰個人性的文學；批判後者或觀照後者的文學，名之曰階級性的文學。

當然，由這樣底差別裏，我決不是要說個人性的文學較階級性的文學更要高尚更應該尊敬，一種文學之藝術的價值，與這種差別上完全是沒有一點關係的。只是在某個國家或是某個時代，因為時代環境的需求，我們不得不希望哪一種文學之勃興與普及，在這種情形之下，上邊所講的文藝之差別，或能勝過單個作品之藝術的價值，不過就是在這種時候，那種極重要底文學論的價值仍不能完全不顧及。

現在我在這裏特別要明聲的，便是我是站在「否定唯物史觀」的立腳點的。若按着唯物史觀講，支配一切社會組織的唯一底本質，是經濟組織；更適當地說一句，只是承認社會的生產關係而已。思想，感情，哲學，藝術，宗教，法律等，也只是以生產關係為基礎，所有的不過是在其上所構成的一種上層建築而已。若從這種立腳點看來，自然，經濟組織是支配着其他生活的一種至上絕對的東西了，所以那種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所產生的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差別，不單是經濟生活上的差別而已，而是人類全生活上的根本的差別了。

7)
以這種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與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與無產者只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因為在文學上所謂個人性與階級性的問題。他的本身變成絕無

(8) 意義的了，只要是你所表現的，含着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分別，那麼這裏所存着的只有階級性，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這種見解是否對呢，當然要看你是肯定馬克斯的唯物史觀，還是否定馬克斯唯物史觀而後決定。不過我承認唯物史觀是背理的，我否定牠，排斥牠！爲什麼唯物史觀是背理的，我有什麼論據，在這裏當然我負有講明的責任，不過這種問題若深深地討論起來，在本篇文字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有省略了。可是我在最近出版的拙著社會政策新原理書中，特設了「唯物史觀的否定」之一項，專討論這個問題，並且裏邊還引用了許多與我同論調的諸學者之論說，所以在這裏我可以說不算不盡責任了。

我是否定唯物史觀的。因爲我否定唯物史觀，所以我承認所有的有產者與無產者都併有個人性與階級性的。這篇文章我的論調，是從這樣底見解上成立的，我希望讀者能預先諒解。

花園底一角

欽文

——胡蝶之二——

荷花池和草地之間有着一株水楊，這樹並不很高，也不很大，可是很清秀，一條條的枝葉，有的仰向天空，隨風擺宕，笑嘻嘻的似乎很是喜歡陽光底撫臨，有的俯向水面，隨風飄拂，和藹可親的似乎時刻想和池水親吻；橫在空中的也很溫柔可愛，順着風勢搖動，好像是在招呼人去鑑賞，也像是在招呼一切可愛的生物。

在同一池沼，距離這水楊兩步多遠的地方，有着一株夾竹桃；這灌木比那水楊要矮，也要小，輪生着的箭鏃形的葉子，雖然沒有像那水楊底的清秀，可是很厚實，舉動雖也沒有像那水楊底的活潑，可是壯嚴而不呆板。

(9)

比較起來，自然，可以說是水楊是富於柔美的，夾竹桃是富於壯美的。荷花池並不廣，靠池一邊的草地也不長，有了這兩株植物，看去已經佈滿了池和地底界綫，這在現在，自然也可以說是水楊和夾竹桃，築成了荷花池和草地底界綫了。

在草地上，看去最醒目的，除了高高地搖擺着的一丈紅，要算緊貼在牆上的綠瑩瑩的葉

(10)

叢中的紅薔薇了。如果視線移近點地面，就可在牆腳旁看到鳳尾草，還有五爪金龍，在一丈紅底遠旁又有蒲公英和鋪地金；還有木香；還有牽牛花，昂着頭，攀附着一丈紅，似乎想和這直豎着的草莖爭個高下。至於緊貼在地面的，雖然看去只是細簇簇碧油油，好像是柔軟的茵褥，可是如想仔細地弄清楚，不但普通中學校底教師要「噁——」「噁——」地說不出所以然，就是大學校生物系裏底教授，也難免皺一皺眉頭呢。

在池中，一眼看去，似乎水面上只有荷葉和荷花，可是仔細再看，就可以知道還有蓮房，還有開着小黃花的萍蓬草。其實，只是荷葉和荷花，也就夠多變化夠熱鬧了。荷葉有平展着圓盤般浮在水面上的，有黃傘般張在空中搖擺着的，有一半已經展開一半還卷着勇氣勃勃地斜橫着的，有剛露出水面這都緊緊地卷着高於稚氣的；也有兜着水珠把陽光反得燦爛眩目的，也有已經長得很高，却未展開葉面，勇敢無比地挺着。照得非常希罕的。荷花，已經開大的好像盛裝着的美女正在微笑得出神，還只開得一點的彷彿處女因為怕羞只在暗中偷偷地笑的樣子。

在水面。沒有荷葉或者萍蓬草浮着的地方，時時可以看到突然露出一個青蛙底頭來。或者一條細小的蛇昂着頭彎彎曲曲緩緩地游過。水中有水蝨，又有水蚤，還有許多形態很不雅

觀，却很強有力而自以爲是的生物，如螞蟻泥鰱之類。

(11)

可是，在這池面上，最富生氣的總要算是徘徊其間的蜻蜓了，他有着圓大的眼睛，看得很仔細，而且看得很快，只須一瞥，他就了然了。雖然他底翅子很單薄，尾巴也很瘦小，但是身子並不笨重，而且原動力還強，所以毫無駕御不住的情形。很自在地遊行飛舞其間，有時停在荷花底瓣上，使得荷花點一點頭，有時停在萍蓬草上，使得花梗彎一彎腰。不消說，因爲他，池面上增了不少生趣。他也覺得這環境委實好，池中固然豐富，池旁底草地上還有着這樣多的花木。因爲有着水楊和夾竹桃，雖在太陽照得很凶猛的時候，也有陰蔭可以避暑，却仍可以望見蔚藍的天空，因爲樹底枝葉並不遮住全池面，傍晚也可以望見晚霞，夜中還可以見到星星和月亮。但使他徘徊着的主因，却是因爲池旁草地上有着一隻華美的胡蝶。說是華美，還得解釋清楚點，這固然不是像一般盲從時髦的小姐們底一味地花花綠綠，也並非像專尙漂亮的底只是奇形怪狀，照實具體地說，就是她底色彩形態，並沒有什麼奇特的成分，只是因爲配合得適度，所以很是悅目了。就是她底舉動，也並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但是因爲處處都很適當，就覺得是溫和大方，使得蜻蜓看了，不由地心弦剝剝地猛跳，凝思神往，如癡欲狂了。

比方地說，這胡蝶具有的美，宛如水楊所有的柔美，蜻蜓所有的恰是夾竹桃底的壯美。幾乎忘却，還有些事物不得不在這裏補序一下了，就是在這美妙的景物間，還有着一隻懶蝦蟆常在其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製造醜感，不知道牠是因為妒忌，還是因為牠本是除了飢飽的感覺就什麼也不明白了的，總之牠有時忽在草地上出現，就對着飛舞得止在出神的胡蝶說，「喫掉你，讓我來喫掉你這胡蝶罷！」

有時牠忽在荷花池中出現了，也就對着飛舞得興致正濃的蜻蜓說，「喫掉你，讓我來喫掉你這蜻蜓罷！」

但是這並不十分使得蜻蜓為難，因為懶蝦蟆討厭雖然很討厭，却並沒有翼翅膀，只要不飛近牠去，牠是奈何渠們不得的。使得牠為難的，却是張在水楊和夾竹桃之間的蜘蛛網。因為，已經說過，蜻蜓徘徊池中的主因，就是為着草地上底胡蝶，就是，徘徊的目的是想和胡蝶去接近，有着這蜘蛛網。他不能直向草地飛去了。他一見着那可愛的胡蝶，總也就見着這可怕的網了。這網底一端附着在水楊底橫着的枝子，另一端附着在夾竹桃底葉面上，還有一端附着在生在池旁的蒲公英底花托，被風吹着的時候，只是凸一凸肚子，使得所附着的枝葉顫抖一下，很是牢不可怕的樣子。因此，蜻蜓覺得胡蝶雖然萬分可愛，她却好像是在成大的

荆棘叢中，也像是在凶猛的虎口中的了。

或者以爲荷花池和草地之間並非一張蜘蛛網得能阻隔，必還另有路可通行，否則懶蝦蟆怎能忽在池中出現，忽又在草地上出現了呢？可是蜻蜓和懶蝦蟆，形態固然不同，性情也很不一樣，懶蝦蟆底形體雖然比蜻蜓底大，可是牠只要有着牠底尖尖的頭過得去的縫子，就能做扁身子鑽過去了。蜻蜓不行，他飛行必得展開着四翅，而且他不願偷偷地爬什麼縫子，更其是爲着愛者，他以爲示愛的行爲必須光明正大，勇敢熱烈，決不能是鬼鬼祟祟的。

他也明白，他底翅子是受不起蜘蛛網底打擊的，但他覺得他底愛火爲着他底愛者胡蝶姑娘猛烈地燃燒，有着強大的熱力，以爲無須顧忌什麼障礙，儘可勇往直前。他又以爲如果衝不破這道蜘蛛網，也就是沒有資格去愛那可愛的胡蝶姑娘的了。

(13)

這時太陽已只留下餘光。池水反映着五彩的晚霞，顯得很是沈靜，緊貼在牆上的綠瑩瑩的枝葉，已有點暗沈沈的辨不明葉子底輪廓了。胡蝶姑娘繞着攀附在一丈紅上的牽牛花緩緩地飛舞，很是安閒很從容地在那裏欣賞晚景。蜻蜓知道她不久就要歸她底窠去，天一黑就將看不見她，以爲如果不趁這時向她有所表示，難免交臂失之了。於是他就下了決心，趕緊向着草地底反對方向飛去，一直飛到邊上，他才旋轉身來，用着全力鼓動翅子，直回胡蝶姑娘

(14)

底一邊飛去。可是到了水楊和夾竹桃築成的界綫上，嗤的一聲，他底頭和兩隻前翅已被蜘蛛網黏住。他並不驚慌，也毫無退却的心思，只是一心想用他底最後的力來衝破這網，終於達到親近胡蝶姑娘的目的；於是盡力掙扎，可是結果只是腳和兩隻後翅也被蜘蛛網緊緊地黏住了。雖然這網已有一大部分被他衝了破，但他依然不能脫身，他底身上已經纏滿了網絲，而且已經疲倦得乏了力，而且懶蝦蟆也已一搖一擺地爬到了他底身下，掀着長舌頭高興地說，「喫掉你，讓我來喫掉這蜻蜓罷！」

他想呼救，但他覺得呼救也是無益的，只是表示了弱態罷了。他仍然鎮定着靜默。

忽然空中吹過一陣微風，所有的一丈紅和攀附着的牽牛花都跟着點了點頭；荷化，荷葉和蓮房也都搖擺了一下，水楊和夾竹桃底枝葉也都跟着飄動，只是水楊擺宕得厲害點，夾竹桃擺宕得輕微點，蒲公英等小草也都彎了彎腰，似乎都在代替蜻蜓歎惜。蜻蜓自己也因為受了蜘蛛網被風激動的影響，不禁打了個寒顫，也就感到一陣淒涼。然而，他並不認為這是苦痛的，他却以為這是甜蜜的，因為他覺得胡蝶姑娘就將為他表同情，就將向他飛來，用着她底溫柔的手解除纏着他的網絲了。他又以為就是終於擺脫這網絲，終於只得在這纏繞的網絲中死去，臨終有着她底溫柔的手撫摩，這已夠幸福，足以安慰，也是足以自傲的了。

溪邊漫筆(二)

川島

(四)我要告訴你如果在杭州想買姑嫂丸和海狗鞭健腎丸是應該到什麼地方去

已經是許久許久了，看見上海報上登的一個廣告，現在還登着呢：題爲『夫婦情話』。底下書了一對青年男女大概是在『情話』，文曰：

『儂服姑嫂丸，一年後有喜。郎君腎部虛弱，決意買海狗鞭健腎丸，一禮拜後有不可思議之功。』(這標點是我加的)

以下便是買這藥的地方了：

『總行……上海代理……杭州婦女旬刊社……』

記得幾年前有一家大書館的老板請了些專家來主辦一種雜誌，要教人如何能做雞蛋糕。現在不知道這個杭州婦女旬刊將要教人做什麼，頗使人『不可思議』，可惜我還不曾讀過。

(15)

(五)這算是給豈明先生的一封信

豈明先生：

(16)

現在離您給我信的日子已經有三個禮拜了，不知道目下北京——唔，是『平』，的情形究竟是好了些呢還是比從前更壞？在接到來信的一天，還看見申報上的一個北平專電：『昨警察幫同市黨部貼標語，如打倒交通安福研究外交系，如打倒共產黨，如打倒官僚政客等。但現正上列諸人用事時。』這以後也時常到看這類專電，新近又有一個是登在時事新報上的，文曰：『此間輿論，以爲北方投機分子。多於忠實黨員，新近收編之雜色軍隊。多於原來國軍。』這在我猶如聽到老朋友患了花柳病，又急又氣。要是有點耐心，類如這類的專電，還可以鈔幾十條在這裏。然而您便在北平。我如儘把這些消息來告您，真成了笑話；可笑的猶如此間市政府搬些泥塊石塊以及人家門口用過的石獅子到湖邊來裝些假山一樣，與飯店門口擺粥攤何異。

像我，從前在北京住過的，本來便懷舊，一聽到革命軍佔領了北京，真想三腳兩步的趕回去，可是近來，近來這些心意都隨着時間消失了。閒的時節，卻也想起北平的情形：投機分子，雜色軍隊，交通安福研究外交各系，官僚，政客以及天和玉等店舖門口掛了青天白日旗等，再要想下去，還有，然而是不說了。

至於杭州，還有什麼可說！咱們的同鄉人們稱伊爲鑑湖女俠的，不是有祠堂建在西湖裏嗎？現在這個祠堂卻變作『杏花天』了。是一家新開的飯店。單聽這個名稱，够叫人多麼難堪！聽說這家飯店的生意不壞，什麼『秋心樓』等處都擺滿了桌子，這也許正因爲有這麼一個艷麗的店名的緣故罷。像這樣，閩司令遲幾天到碧雲寺去，要打起分數來還不可以打個七十五或者八十分嗎？如這座鑑湖女俠祠，在『軍閥專政』之下，已經冷靜了十多年，今年忽然熱鬧起來，誰又能預想到呢！這個，我猜是因爲北伐成功的緣故，幾處從前冷靜的先烈祠廟，現在都該鬧熱。您說是不是？

來書謂『革命已經北京化了』，我以爲是『中國化』，而且早就中國化了。雖然革命並非洋貨，據說爲湯武所發明，也因爲要弔民伐罪，談不到『化』。可是咱們總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革命倘係國貨，便不大耐用。如近來所提倡的『易幟』，就可以來做例證；您也就無須怪前年現代評論中之護旗論和今年北京幼童之身懸五色國旗以避邪祟了，這都是一貫的。革命到快要成功時和開始期總是兩樣，我便不免相信是化了。

明天我便要到上海去，匆匆不盡。

川島敬上。

(17)

(18)

語絲 第四卷 第廿九期

一八

七月五日。

漫談一束

李宗武

○ 聽說曾經有人反對滕固做省黨務指導委員。

什麼理由呢？說：滕固是文學家，文學家必浪漫，浪漫即不革命，不革命便不該做黨指
委。

○ 友人K君，蘇省某中學校長也，昨日來京，談及學校名稱問題，他苦笑的說：「最初，由省立第幾中學，改爲某地中學時，即將舊校牌鉋去三分，另刻新名。不多時，奉令須改爲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某中學了，不得已又鉋去三分另刻。過得不久，又有命令來了，說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字樣，須改爲江蘇大學，於是又鉋去三分。漆色未乾，又接易名命令，江蘇大學須改爲中央大學，不得不又鉋去三分。牌厚本不滿二寸，今先後鉋去一寸二分之多，牌已彎曲不能復用。——但是單從這一點看來，已足徵中國革新之速了！」

(19)

(20)

浙省政府M委員，某日來京，喟然嘆曰：「小小的拱宸橋，捐局居然有十三個之多！」余友C君坦然答：「生財有大道，中國不患貧矣，亦是革命成功之一例。」

○

革命麼？

革命成功了麼？

這兩年來爲革命而犧牲了多少熱血青年的頭顱，然而，我們仔細看看，犧牲的代價是什麼？究竟獲得了什麼？

六月二十五日中央第一四九次常務會議第六案：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呈稱：閱滬上各報北平專電，稱戰地政務委員，聲勢喧嘩，戰地政委，每日接見官僚數百，並有濟南佔領後，赴南京走一遭，便有新資格之說，中外有識，對於用人均爲之冷齒，請嚴令慎重人選，

嗚呼，「南京走一遭，便有新資格！」革命成績，如是而已！

○

東京日日新聞載：日本派赴美國宣傳濟案代表，已到紐約，將濟南慘狀照片，分送各報

發表，並將被殺之中國人屍首，都作日本人解釋，美人大驚，都深嘆中國人之殘忍云。

○ 濟南慘案發生後，南京各處牆上，張貼標語甚多，如「抵制日貨」，「對日經濟絕交」，「誓死不買日貨」，「買日貨的即亡國奴」等，某日，公安局分別將標語中之日字塗去，變為「抵制貨」，「對經濟絕交」，「誓死不買貨」，「買貨的即亡國奴」。

○ 倫敦十四日電英國國教祈禱書改正案——取消妻須服從夫之命令一語——去年十二月曾在上院通過，此次下院會議中，對此案爭論二日，卒以二百廿票與三百六十二票否決。此案首相鮑爾溫財長查爾均表贊同；但內相喬英遜，則反對甚烈，故卒否決。

(21)

○ 漢口英帝國主義的宣傳機關英文楚報（去年該報因壓迫華工，聞曾二次罷工）最近對李宗仁文電，頗有好評。——據六二五之上海時事新報——其中有一節為：「李將軍為現在各派中唯一有希望的一派之著名領袖，其所趨途徑，為達到成功之唯一徑途，其對華外僑，並無排斥之呼喊而有表示合作之意，武漢政府實為此種政策之標準，如南京中央政府能見及

此，亦當采行此種政策」云。

{ 22 }

一九二八，六，三。

譯Ch. Baudelaire詩一首

石民

愉快的死者 (Le Mort Joyeux)

潮濕的土，蝸牛成羣：在這樣的地方
我情願親手掘成一個深深的坎穴。
這其中我可以安放我衰朽的骸骨，
睡着，無有思慮，如沙魚潛伏在深澤。

呸，什麼遺囑！更何須什麼碑銘！
我，與其要祈求世人的眼淚數點，
倒不如在生時抬請了亂鴉前來，
任它們啄取這臭皮囊，不留一片。

(23)

呵，蠹蟲！無耳無目的暗黑的夥計們，
看呵，這見到了一個死人，嬉樂的浪子！
你們，饕餮的隱士，逐臭的子孫呵，
來，攢穿我的腐肉，請罷，不用客氣，

且問我——我，死人中的死人——還感着
痛苦麼，已無靈魂的這殘敗的軀體？

隨感錄

一五五 怯與殘

白木

閱趙吉士的寄園寄所寄卷九「裂背寄」，見有下列各條關於明末流寇的記事：

(1) 見聞隨筆，張獻忠在川，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

(2) 同，獻忠動剝人皮。剝皮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3) 鷄窗剩言，賊破城，常縛多人，令童子操刀殺戮。少有畏懼，即刃童子。有點悍者遂以善殺爲樂，上下馬如飛，殺人如刈菅。

(4) 怡曝堂集，六合再破時，寇聚衆將坑之，忽有令勿死，人斷一臂。爭先伸臂，無言痛者。

(25)

這是三百年前的事了，但我近來彷彿都聽見過，——據說「共產黨」是這樣做。倘是真的，那不必說了，若不的確，也沒有甚麼關係，反正都足以證明現代中國人的心裏都還記著

(26)

這些辦法，無論是意識的或是非意識的，是赤或是反赤。事實，固然是中國人之所爲；空想，也是他之所想：總之，他的剝皮的嗜好很是深固，這是極瞭然的。爭先伸臂則是讓你剝主義的表現，是盾的別一面，本來仁與勇，怯與殘是連帶一起的東西。中國人的惡性遺傳總是去不掉，穿了新服裝還是做着舊戲文，往往在極古的野史裏可以發見最新的事情的先例：古書不可不讀，我在這裏得到一個極有力的旁證了。

一五六 偶像與「打倒」偶像的人

林 幽

打倒偶像的人不久自己也變成偶像了。

耶穌不是個宗教革命家嗎？但自他升天以後，他不是變成一個偶像了嗎？不知道有多少的宗教革命家被人家用耶穌底名拏來燒死了？

是的，沒有偶像可以崇拜，是羣衆所最難比，所以舊偶像儘可打倒，新偶像萬不可不成立。

一五七 我要買新道德，也有舊道德出賣

林 幽

有許多人說，「現今的青年不對呀！他們只管打倒，破壞；新的道德還沒造成，舊的道德已打倒粉碎！」細玩味他們底話，覺得他們似乎是以爲道德之有新舊，有如衣服，待新裝製成，故衣才可去掉。可是不知這新道德一件或是全套值得多少錢，我很想買點兒。又不知道舊道德可賣多少錢，大約『要人』『元老』們，要買的大有人在，總肯出很高的價錢買去與他們底子孫或新人物們用個無窮無盡。

我也有舊道德出賣。

一五八 文藝漫筆

定 奐

(一)

在『不是「趣味」，也不是「尊嚴」與「康健」，但投入你，讀者，的意識上，牠有一星作用』的第五期的流沙的後語上，有這樣的幾句話：

『……接到的投稿，十封就有九封是詩，而這些詩，又都是同樣的格調，不管是長是短，總是三分之二籠統的敘說工農羣衆的痛苦，接着的三分之一就作鼓勵煽動之辭，去反抗，反抗，反抗……』

(27)

(28)

我讀了以後，對於中國文壇的前途，覺得非常樂觀：第一，自然是因為我們的文壇上已經產生了這一大批的革命詩人；第二呢，就是因為中國的詩已經上了一個軌道了：『都是同樣的格調，不管是長是短，總是三分之二籠統的敘述工農羣衆的痛苦，接着三分之一就作鼓勵煽動之辭，去反抗，反抗，反抗，』

(二)

昨日參觀L學校，走進貼滿『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類標語大禮堂裏，覺得充滿着緊漲的詩意，不禁記起『太陽月刊』上的一首革命詩來：

『一切取消！

一切打倒！

不論軍閥和官僚，

不論劣紳和土豪；

不論英美日法奧，

不論地主和富豪！

……………

一五九 從傷兵想到革命文學家

鳳苞

天哪！我應當怎樣說呢？我實在沒有能力把我今天所得到的印象一絲一毫的全告訴你！唉，想起來真難看，那東西，那還是人嗎？我實在不願意想，但是那怕人的印象已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上了！其實那裏在心上，不是明明白白掛在眼前嗎？唉唉，我眼也不睜了，實在怕得很！天哪，我應當怎樣說！你救救我，救救這無能力的弱者啊！唉唉，真沒有辦法，你不能讓我安靜一刻嗎？你們這討厭的印象！實在說，我不能承認你們也是人，你睡在黃包車上不是的的確確像一個豬嗎？差一點的就是用白布纏起來罷了。你大概已經腫脹了吧？不然，爲什麼那樣粗，那樣笨，直條條的，一動也不動？我一看見真以爲你是病了，但是，爲什麼在鼻子的位置，突出一塊鮮血淋漓的肉呢？那是鼻子嗎？你自己看一看，到底像不像！唉，你從那裏看起！你的頭統統的，除了那一塊難看的東西，不是皆紮得緊緊嗎？唉呀，我的媽，這邊又來了，四個人拍的，多遠就望見通紅的一片。我真不敢看，僅止一瞥，就駭得頭昏。滿身滿腿的血，已經變成紫赤色了。你還是活的嗎？我真疑心！唉唉，不能再看了，

(29)

(30)

不能再說了，不能再寫了！請你們這些討厭的印象，即刻，即刻從我的腦中消滅吧！不然，我就要駭死了！還要補一句，這是在後方醫院門前看見的。

腦筋真是奇怪的東西，牠忽然又想到九霄雲外了；把那許許多多的革命家從汽車，洋樓，租界裏，全拖到心上了。呀，不論是笑迷迷的擁抱着美人，嘴上吃得油光光的，大概皆是一條聲：『革命，革命！犧牲，犧牲！』但是犧牲在那裏！不錯，是有的，不過把所有時聞全犧牲在溫柔鄉，大餐席上罷了！還有一班住在租界裏的革命文學家，筆頭更搖得起勁；似乎所有軍閥，資本家，帝國主義的命運，全被他的筆所支配了。個個皆帶着這樣的神氣：『你反對我嗎？好，好，那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時代的落伍者，還配說什麼話！』呸，好不害羞的東西，你不要過於信口開河忘其所了！你看見過精悍的戰士在槍林彈雨裏踐踏着殷紅的血泊瘋狂般的前進嗎？真使你身臨其地，或者就摸着良心想一想，不論你是怎樣的騙子歡喜吹牛的人，也要捏一把冷汗無地自容吧？倘使有一分良心，不要人家說，自己的招牌也就不好意思不趕快的收掉了。其實你這塊招牌能騙那一個，除非那些和你們一樣正住在安全地帶沒有看見過流血的人們！老實說，我以前似乎也為你們是很威風的戰士。但是我僅止看見兩個危殆的傷兵，已經使我不願意再想到你們了。你們的地位已經從我的腦筋裏沒落

了。恐怕要永遠從真正覺悟的青年的腦筋裏沒落吧！你們這班騙子，自欺欺人的人，投機者！但是我又即刻想到你們搖筆吶喊時那種可憐而且滑稽的狀態，我能有什麼批評呢？除掉輕微的一笑再加上一個『呸！』

忽然又想到革命文學家之所謂出路了；這是他們津津自得的，以爲替無數被壓迫的人民找着出路了。喂，被壓迫的人民，來呀，來呀，全到安全的地方來呀，趕快到上海去聽這班提着筆的導師來指導你們的出路呀！你們的幸福，你們的平等，不論什麼，皆不愁達到了。喂，親愛的革命文學家，我這樣替你們招攬生意，你不害羞嗎？你不覺著胆戰心驚嗎？老實說，這樣尷尬的民族，離出路還遠哩！就是有出路，也要從血裏得來，你們這枝筆有什麼用哩！並且還是這樣敷淺惡劣的東西！你們不獨不能幫助革命，實在是革命的障礙啊，是根本要不得的！就是留着，也不過表明你們的滑稽而且可憐吧！假使文學能幫助革命的話，第一步還要靠揭穿社會的醜惡，思想的癰疽吧？

(31)

算了，不能再說了，要防備革命文學家的無煙火藥啊！但是革命文學家似乎知道無煙火藥不能咄嗟即辦，並且還要十萬兩。所以最方便的法寶大概有兩椿：『小資產階級』是一樣，『有閒階級』又是一樣。其實兩樣還是一樣，小資產階級一定有閒，有閒的至少非小資

(32)

產階級不可。現在就來談談有閒吧。魯迅當然是有閒的，不然，他不會做小說；——據他自己講，他的東西皆是擠出來的。——更不會抄他的小說舊聞抄，我呢？當然也是有閒的，假使今天不是星期，決沒有工夫給你們一通臭罵。你們大概皆是胼手胝足風餐露宿的人吧！但是聽說革命文學的專賣者還住在那遙哉濶哉的修善寺養病。這是耳食之談，現在也許又身臨前線了，——上海。

這樣謾罵，似乎太不成話。所以就板起面孔，引一點洋先生東西給你們看一看：

『當藝術家盲從當代的社會之重要趨勢時，那時候真正自己的觀念（藝術家表現在自己著作中的）價格極受貶損了。而因此藝術家就感受困難了。當藝術家在自己的社會環境中還沒有標定自己的地位時，還未能感悟這社會的環境時，假觀念免不了如同未溶的塊一樣侵入的作品中，而假觀念一定要使藝術家自相矛盾，也就是一定要貶損他的作品之美學價值。』（任國楨譯蘇俄的文藝論戰87頁）

一六〇 國殺

WUB

一位穿中山裝的小鬍子，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口裏啣着香煙，狠慨嘆的說着道：

『咳！萬事俱今不如古！就連殺頭這一點點藝術，也將要失傳了。你們沒有看見，從前提到革命黨，一排排的跪在督署牆跟，吃紅糧的胡老番，那種殺人的手法你是永遠夢想不到的。你看：他將辮子一挽，那把大鬼頭刀的刀柄，倒握在手裏，刀背靠着腕肘，抬起臂來，尅擠一聲，頭顱落地，不許沾皮帶骨；並且同時用單腿一踢，屍身倒地，血液噴出兩三丈高的時候，不許弄污了自己的頭面衣裳，手快腳快，殺十幾個人。不要一刻鐘，那是何等爽利！那兒像昨天那種殺人的法子，連「靠刀」也不會，只是同劈柴一樣，劈了好幾刀，纔斫下來，一個人沒有殺完，便面紅心跳。咳，要不得！我看了之後惹一肚子氣！』

一位穿洋服的官僚，聽見局長發了這一段議論，不禁附和道：『誠哉斯言，國粹淪亡，末世不復能賭商周之盛了。』邊說邊搖頭打圈。

一位穿綢衫的粉面青年，悄悄地向他同坐的一個戴銅邊眼鏡的老書記說道：『我聽說西歐殺人，是用一種殺頭機器，大約也是同大藥指南針一樣，由我們中國流傳過去的吧？！』

戴銅邊眼鏡的老書記望了他一眼，輕輕的說道：『悄聲點。不要給局長聽見，我們在辦公時間談天。』

不料那局長已經聽見那青年所說的話，不但並沒有如那老書記所料的那樣大發雷霆，卻

(33)

(34)

附加那青年的意見道：「雖然也從我國傳過去，卻經他們用科學方法，加以改良，便攘爲己有，當作是他們所發明的了！」

洋服青年趕緊搶着的說：「外國人真不要臉，我留學日本的時候，看見日本人天天鼓吹武士道，及至仔細攷察一下，還不是偷學了我國國粹裏面的拳法。學了一手兩手，他當作他們獨有的武士道，真可笑！哈哈！」他這時看見局長在喜懽，彷彿以爲倘不趁這時候參加幾句話，將永遠失卻機會似的，便又亂七八糟的道：「不錯，便是又麻雀也是我們中國的發明，所以近人稱作「國賭」。殺頭可以稱作「國殺」。現時都流傳到外國去了。可見得中國的玩意兒真不差。」

那時有一個坐在屋隅，成天沈默着不說話的一個辦事員，忽然冷冷的說道：「還有抽大煙，纏小腳，討小老婆，發昏作夢。全是國粹吧！」

餘音裊裊的攢到各人耳裏，登時一屋默然。

一七、六、二一，於寧。

通信

豈明

衣萍兄：

承賜櫻花集，謝謝。翻讀集中的文章，不禁想到光陰之過得太快，你們南下已經有兩年了。自從前年張李討赤成功，攻下北京以後，苦雨齋中不知怎的漸漸寂寞起來了，常來夜談的幾個朋友相率往南邊跑去，最初是川島們，（那時是一家三個人，就是所謂川字，現在怕不就要是州字了麼？）其次是小峯，其次是紹原，其次是你們，另外還有品青也在「大元帥」就職時候因狂因病而歸道山去了。這一年裏來苦雨齋夜話的人只有疑古玄同與俞平伯二君，此外就簡直不容易找到第三個人。我還記得兩年前國民軍守北京的時候，禎弘，銘衡，疑古三君同在敵齋，晚飯時聽南苑的砲聲震耳，我們便說正可試一試誰最鎮靜最後走，結果是銘衡君倉皇地先回去了，最鎮靜的疑古君也眼了禎弘君出去，那時銘衡君的車子大約正拉出了大門了。但是今年却很不相同，大家都不很恐慌，有一天平伯君來談，一直到家裏打電話來催，這纔回去；疑古君來敵齋的時候，外面本不戒嚴，因為奉軍已走了，可是治安維持會的老頭子們忽然命令臨時戒嚴，大約因為韓復榘軍到了南苑的緣故吧！九點鐘就斷絕交通，疑

(35)

古君叫人去找洋車，則街上已完全沒有半個人影了，結果只好在苦雨齋過了一夜。近來，在反動與投機的空氣之中，表面上總是掛了青天白日旗。北京也有點安靜下來了，只是天氣又熱了起來，所以很少有人跑了遠路到西北城來玩，苦雨齋便也蕭寂得同古寺一般，雖然齋內倒並不很熱，這是你所知道的。

北伐成功，北京變了北平，齷齪的五色旗換了青天白天了。我于此外沒有什麼奢望，只消極地希望不要再出現直系安福系的北京，積極地希望開放南海中海，拆去北海橋上的高牆改故「太廟」為公園，如是而已。此刻現在似乎不能達到這些希望，戰地政務委員會只聽說錄用了好些舊官僚，放了許多差缺，衛戍總司令則除了拜訪外國公使團之外，只是五天五天的告病假。青天白日旗下之北京，前清的勢力還着實偉大，目前就聽見有什麼「宗人府辦事處」行公文到衛戍司令部去呢！本來清朝亡已十七年，復辟打倒已十一年，溥儀逐出已三年了，到現在該「皇上」還將去大連而往日本了，論理在中國不應該還有清朝的勢力與官衙，然而事實有大謬不然者：宗人府早歸了故宮博物館的保管，而清朝的自稱宗人府辦事處猶自存在，中一區的警官又以係宗人之故，互相勾結，希圖保存原有的宗人府地方，公然在國民政府治下活動，亦不聞當局有查辦或飭令解散之事，真可謂忠恕之至了。太廟前已改為和平

(37)

公園，但因其中有些清朝皇帝們的牌位，終于沒有人能夠把牠搬出，現在又是三年過去了，不知有沒有人搬得這些死皇帝動。北京——不，北方——不，或者是全中國——的上上下下，最佩服的第一是洋人，第二是皇上，這恐怕是很確實的真理。現在，溥儀皇上要到日本去了，兩個合在一起，恰如日本俗諺所謂「鬼拏了鐵棒」(Oni ni Kanabō)，實在是了不得，更非五體投地不可了吧。

可是，北京變也變得不少了。如谷風半月刊第一期上所說，「擁護五色旗者改成擁護青天白日的要人」，老國家主義者早已鑽進首都裏面去了，新國家主義者也拋棄了張漢卿老板（印學良）而別尋門路，將來總會飛黃騰達，成爲黨國的要人吧。所苦的只是我輩，我因爲從前不謹口過，衝撞了新國家主義者，反對過擁護五色旗，到了現在翻了一個轉身，擁護五色旗的成了忠實同志。那麼反對擁護五色旗的豈不也就翻過來成爲反革命了麼？我覺得似乎我輩的病根在于不善變，聖人有言，「窮則變，變則通，」所以我輩只落得一輩子的窮罷了。我忽然想起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的十六名人來，覺得很可以給我們作個例子。領銜的是蔡元培先生，主稿的是胡適先生，這可以不必說，李大釗先生是死于討赤，也就算了；我所最感興趣的是羅湯二公。丁公文江以「以前地質調查所所長」化爲孫聯帥的總辦，碰破

(38)

鼻子而下野，這是大衆咸知的，但二公則似乎更豹變得有意思了。湯公以醫學博士爲(1)北京醫大校長，轉爲(2)「好人內閣」的教育總長，終爲(3)奉軍三四方面高等顧問；羅公先爲(1)北京大學教員，轉爲(2)「好人內閣」的財政總長，終爲(3)「大元帥」的外交總長，(4)奉軍三四方面軍團長張學良的把兄弟，(見五月北京各報，)同孫聯帥一樣要稱張作霖爲「老伯」了。這種變化，其實也並不花了多大年月，因爲「政治上張」是發表于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而「張大元帥」出關則在十七年六月三日也。(案其間實計滿六年另二十天也。)愚笨的人不知變通之真義，不能隨機應變，結果是永無出山之日，實屬活該，緬懷先賢之遺風，能不感歎而且慙愧歟？

足下在上海想必公私順適，覺得比在北京好否？不佞則也不甚菲薄北京，第一是氣候頗佳，可以居住，至于腐化恐怕中國到處差不多，未必由于北京的特別的風水，所以我已做了十二年的京兆公民，以後還接續地做北平布衣下去：所苦者只是吃不到鮮楊梅，——北京雖有別一種洋莓，我覺得總不及楊梅的好吃。不過，無論怎樣好吃，我總不會因了楊梅而動鄉思，這因爲我沒有古人的那種雅興，而且也懶得走動。喔，難怪人家說，可不是我真已中了一點白化的北京的毒了麼？十七年七月一日，于北平市，署名。

記者先生：

現在都說是我們中華民國已統一了！不錯呀，張鬚逃出關外而喪命於日人炸彈之下，直魯軍閥又敗走京津——喲，太不小心了，應該說是『平津』。渴望多年的青天白日旗已經飄揚於平津市上，人民大約也如此次蔣總司令赴武漢時歡迎之民衆有至於淚下者，可惜我不走運，在『青天白日』尙未飄到時就離開那兒，見不到民衆怎樣的熱烈地歡迎，真是恨事！不過從那裏的黨部粘貼標語時要經過軍警聯合會的審查，也就可見革命軍的威望之大了。不料，好友C弟居然從見『青天』而又充滿了革命空氣的天津寄來了幾片零碎的消息。鎖在箱底裏，覺得可惜。現在抄在下面，讓你及一些想要知道那裏的消息而報紙又永遠不會登載的朋友們看看。

下面就是那封信：

老T：——

我們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天津這堆黃沙上時，我對於『事業』的失望加二的具體化

通 信

三九

(40)

了。會琦，有些記性的人當還知道他是如何一頭蒙着獅皮的哈吧狗，然而也在報上登啟事，第三集團的什麼什麼一大串；張敬堯，最壞的壞貨，老褚的勇將，現在也是『同志』了，而且加委軍長。你看，這是革命，乾脆地叫做『招降』，——無論你『國家』也罷，投機也罷，叫一聲『先總理』，對三民主義閉眼叩三個頭，那就成了！幾位秘密時期的同志的高興不必說，不過曾經把十四個同志砍頭掛在東南城角的常某廳長是也歸為新同志之列。這種事在他們飽吃了國民飯店的宴會後的朦朧的，陶然的腦中是不會想起的了。他們腦裏縈繞着的只是『女同志』，『女同志』；於是女同志像野雞一樣的激增了，租界裏深藏着跳舞明星，千金小姐，交際明星……都加入了黨部的『解放會』來受解放，女子以後在Oriental之外跳出新花樣來，印花毛絲綸外剪出新花衣料來，Oriental的沙士水，楊梅鏢(?)冰花之外喝出新玩意兒來！然而可憐的W大姐還在畢業的會場上高聲喊：『四千年的壓迫要被解放了！國民革命是婦女唯一的出路！……』掌聲雖然如雷，同志雖然臉上不動半絲筋肉地走下了講台，總覺在這『矜持』的後面有些可惜的『缺陷』，因為百姓們的臉上浮著的是一種『異樣的微笑！』朋友，異樣的呢！

可憐的C大哥們苦心籌備的『便衣隊』；風頭出得不大，也並沒有揭出什麼反革命

的旗幟，不到兩天命令便下來，叫分頭痛剿，報紙上慌忙把『國民革命軍別動隊』改稱爲『便衣匪』。『便衣匪』的確頗頑強，竟包圍警署，同保安隊大戰了幾場，但終不免落荒而走，好在當局也不爲過甚，只要他們跑到郊外，也即收兵不追，回來將生擒的活宰了，腦袋便掛在東南城角那根人頭柱子上，以便中外人民觀瞻。據說即因此舉各國領事對於中國當局很表示滿意，雖然後來『便衣匪』居然竟也鬧到美國兵的『防地』去！

學校裏呢，便拿着外面這樣大亂而仍能安心按步就班大考的事實來吹噓，證明教育的成績，他們師生的合作的精神。

暴業典禮便請了南桂馨，張伯苓介紹據說又是他的『老朋友』。老朋友的确老得很，臉就像個顛倒的瓜子，下巴尖得怕人，鬍子却出奇的漂亮，使我們感到有這樣的鬍子的嘴該說一口清脆流利的北京話，——事實竟不然；國民革命是『鬼民給命』。趁着高興，學堂又請畢業生吃飯，并且下午又來個沒人看的遊藝會。可紀念的自然是W大姐的長演說，這樣激昂，這樣動人，使端坐在她身後的南小老頭不住的嘉許地點他的禿頭，禮堂上的空氣反而滑稽化了，看他的白腦殼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下，這樣一點，一點。

通 信

四二

信可抄完了，出了一身熱汗，可不知道你能否收到？『管他呢！』寄走再說。

祝你

安好

同伯